

蒿客——著

# 沉默的 橡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蒿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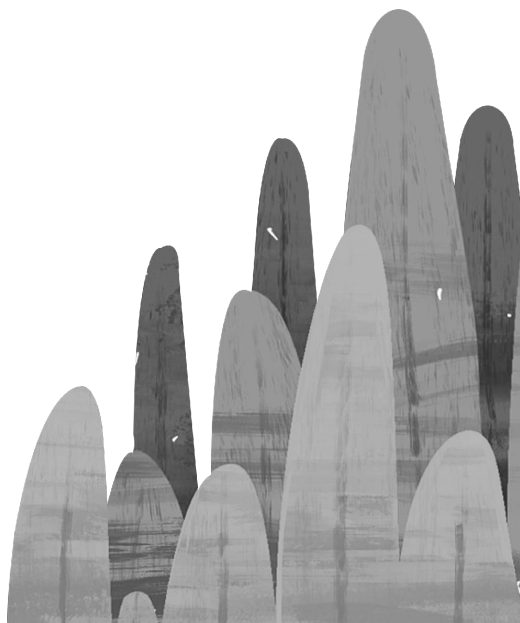
著

CHENMO  
DE  
XIANGSHU

橡树

沉默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的橡树 / 蒿客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500-4229-2

I. ①沉… II. ①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67062 号

## 沉默的橡树

蒿客 著

---

出版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蔡央扬
特约编辑	胡永其
封面设计	书香力扬
书籍装帧	兰芬
制作	书香力扬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兴怡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125
版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4229-2
定价	5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21-15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

奋斗以求改善生活，是可敬的行为。

——茅盾

## 自序

印象里不止一回，当夜深人静、思绪万千的时候，像小鸟在穿过一片风雨后梳理自己的羽毛，我开始梳理自己的经历。

好像很遥远，但又好像是眼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取了合同民办教师，教中学生英语，在那个英语教师奇缺而英语成绩又被计入中高考总分的年代，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又忐忑不安——我知道自己坛子里的米太少，米饭难做。后来，调进教办负责小学业务，同样少不了诚惶诚恐，其间到任教所在地的镇里帮忙，算得上工作需要临时“改行”，在政府任了三年小职。再后来重返学校，到一个偏远乡镇从事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一口气尽职尽责地干了十年。再再后来……没有了，就是现在回家的状态。

可见我的经历很简单，填在履历表上就那么很少几行，而且每行的文字也是寥寥无几。但等仔细瞅了那不起眼的几行文字之后，却又不以为然，原来有太多的情节都掩到了岁月深处，本是很丰富、耐人寻味，还可能值得他人感动的细节也在粗略的故事里丢失。寻找或找回，一时间成了我头脑发昏发涨的诱因。

应当说，这是一次探寻之旅，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价值上的审视和定义，但所幸结果并不是特别糟糕——我发现身后拖着的是没有进化掉的尾巴，而是一路走来带着少许光点的足迹。我不敢说今生因此而无愧无悔，但努力过，奋斗过，灵魂至少能一夕安眠。

李叔同断言：奋斗之心人皆有之。

此言不虚。没有人不珍视这一撇一捺，都想成就一番事业，给生命的底色加釉。当然，要想拥有真正的成就，即便属于异质型，他历经的过程也未必可以轻描淡写，至于芸芸众生，更不用臆想一蹴而就发生奇迹。奋斗，只能有程度的不同，不会有需要的是否。

这时“执念”这个词蹦进我的脑海。我想，一个人有了奋斗的心固然可敬，但如果是一时冲动，只有个开头，或如果仅走到半途，而远未抵达成功，仍然是可敬的吗？

最新版词典对“执着”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原为佛教语，指对某一事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二是泛指固执或拘泥，亦指对某种事物追求不舍。我反复比较权衡了它的意义，无论“不能”还是“不舍”，总感觉禅味较浓，尽管它有褒义与贬义之分，我则更倾向于褒的一面——我又查找并分析了有关这个词的各种用法，终于认定这么好的词，有双重涵义真是亵渎！

小说主人公江劲风对执念的诠释刚刚好。

他考大学那会儿正是称作“挤独木桥”时代，他上去挤了，但没挤过去。自然只有回家务农。此时县里开始招聘各方面人才，比如银行、供销社、建筑站、学校等。“工作”这两个字诱人哪，有了工作等于跳出农门，能够扬眉吐气了。江劲风高二毕

业时底子好，挑选当时吃香的像银行、供销社这样的单位可说胜券在握。不过他不一样想，他喜欢当个“孩子王”，做个让人羡慕的知识分子。

走上岗位以后才发现，做一个合同民办教师，最难的不是待遇差些，而是心理承受力得过硬。同一个单位，工作积极认真，工作量甚至超过在编教师，但福利待遇截然不同。政策上好理解，心理上难接受，尤其是评先评优，民办教师人数多而给的名额却特别少。手里没有奖状，转正就没有希望。

江劲风常常为此懊恼不已，但他没有陷入绝望。他内心的朴素执着就是坚持，不懈怠，不为恶劣的情绪绑缚。是一次次的挣扎，也是一次次的浴火重生。十年寒窗，十年磨一剑，也许是宿命或巧合，他恰恰也是默默奋斗了十年才转为正式教师，同时迎娶了美丽的心上人。

可能有人会问：这算什么执念呢？民办教师不是大批地、自然地转正了吗？

有疑惑的人可能不明白。首先江劲风有很多更好的机会，可他都放弃了，他要把教书育人进行到底。其次他不是搭政策的顺风车与众人一起集体转正，他早于他们，他是经过考试选拔这一关，需要读两年师范然后再重新分配的在编教师。不错，他的执念或许太朴实，不免流俗，但也许正是在尘埃里滋长的执念，才愈有泥土的气息，才愈加真实地逼近我们变得迟钝了的感官。

今天，年轻人北飘南飞，幸运地享用着社会进步带来的开放式选择。他们好多人没打算在一个单位或在一个岗位上干完一辈子，但并不说明他们厌倦工作，懒于赚钱养家。其实他们是想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努力赚更多的财富，让家庭生活、孩子成

长和自身发展的诸多方面，实现现实意义上的完美结合。这就是他们时代感十分鲜明的执念。

热念成蝶。江劲风的多年梦想可以成真，当下人们的愿望也肯定能破茧而出。不要忘了两千年前圣人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执念的人，当属圣人眼里的君子。

我恐怕只能悟这么多了，但对于这么复杂的世界，我似乎已经知足了。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于徐州城置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不期而遇	1
Chapter 2	蓝色的爱情	11
Chapter 3	虚惊一场	19
Chapter 4	因为有了你	28
Chapter 5	诗歌的光环	39
Chapter 6	另一种甘味	48
Chapter 7	人往高处走	59
Chapter 8	机会, OK	69
Chapter 9	在奖状面前	79
Chapter 10	毕业歌	88
Chapter 11	命运有约	99
Chapter 12	新的起点	110
Chapter 13	成长或成熟	120
Chapter 14	象征意义	129
Chapter 15	人生的坐标	142

Chapter 16	一字之师	154
Chapter 17	幸福的折磨	164
Chapter 18	乡邻难亲	172
Chapter 19	入党申请	181
Chapter 20	花：语什么	191
Chapter 21	情义无价	200
Chapter 22	意外惊喜	211
Chapter 23	飞来横祸	222
Chapter 24	上“哑课”	230
Chapter 25	承诺在心	240
Chapter 26	一波三折	249
Chapter 27	两场大考	260
Chapter 28	寂静的正午	270

## Chapter 1

## 不期而遇

江劲风完全是在不知不觉间，但好像又是奔着心中目标似的走进了橡树林。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些年已来过多少回了。

在苏北，大到方圆数十里的平原，小到巴掌般的山地丘陵，都随处可见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的各种植物。这些植物中草本的不说了，它们一年年、一茬茬春去秋来，荣荣枯枯。单从木本植物来说，就够扳着手指数上一阵子了——据本地林业人员讲，所属温度带能生长的植物这里一样也不少。由此看出土地瘠薄、人口稠密，并没有怎么影响植物这个物种家族在这儿的繁衍和延续。在这个家族里，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高大挺拔的乔木，像桑树、榆树、槐树、桐树、椿树、杨树、柳树和松树等常见树种。因为常见，它们便成了普普通通的存在，似乎已然融入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

比如桑树，每年开着带点绿意的白花，那些白花被宽大的桑叶遮掩，隐隐约约，香味也不怎么散开。它们结出的叫作桑葚的果实，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虽是黑不溜秋，但吃了口齿

留香，还往往把嘴角和手上染出一块一块的蓝紫，要是小孩子，那更是一塌糊涂，上台演丑角也不用打扮了；白桑葚较少，不是那种纯净的白，通体现着淡淡的青，但个个干净透亮，十分吊人的胃口。若从经济实用的角度衡量，桑叶要胜过桑葚。庄户人要想手头活便点，家庭宽裕点，养蚕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满树泛着亮光的青翠欲滴的桑叶，就成了蚕宝宝们最爱的美食，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桑叶就像韭菜，摘了老叶子，新叶子又悄无声息发出来。

比如榆树，俗语不好听，叫“榆木疙瘩”，看它长得粗皮糙肉，肤色暗灰，躯体上布满了纵裂的沟纹。但是，像人不可貌相一样，榆树的憨厚和可爱都藏了起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大美若丑，榆树仿佛能参透世间万象。春天来了，它先不长带着细细锯齿的绿叶，而是偏把果子先结出来，白里带黄的果子，一堆堆，一簇簇，在春风里的枝上摇摇摆摆。让人开心的是，它的甜美的果实，既能果腹，又可品尝甘味。因它薄得如轻轻的纸，形状像交易的铜钱，人们就叫它榆钱，再亲切一点就叫榆钱儿。榆钱儿的好吃自不必说，嫩嫩的，津津的，爽爽的，甜甜的，春天不吃两把榆钱儿，榆钱余钱，会成为一年的憾事。

比如槐树，又叫国槐，不生虫，少生病，家家户户门前栽上一棵，供夏天遮阳纳凉。“槐”是由“木”“鬼”组成，民间以为神树，喻示能带来好运和祥瑞。山西洪洞老鹳窝就垒在一棵大槐树上，槐树逐渐成为人们怀祖的寄托。更多见的刺槐，就是洋槐，漫山遍野的洋槐开花时，未见花在何处，只感觉到槐花特有的清香把人整个包围，人好像置身花香世界，有限的嗅觉也忙不过来。其实，洁白的洋槐花，就像一棵棵倒悬的麦穗挂在枝上，

不住地晃晃悠悠。伸手够得着的，小心翼翼地掐下来；高处，就用一根竹竿绑上钩子拧落。趁着有些花还似开未开，鲜嫩得有极妙的手感，就不管还间杂有少许树叶，放到开水里焯一下。再捞出，挤干，然后想怎么吃，变换什么花样，这道槐花菜都会依然香得可口。

还有桐树、椿树……每一种乔木都有其可爱可贵之处，它们择取水分和阳光，以原生态的朴实奉献所有。走进任何一户农家，与人谈起随便一种树，你所感受的都会是息息相关的情意。

可是，在苏北这个小山村的地面上，多数人都因为不认识而忽略了另一种乔木，它就是橡树。在莽莽苍苍的植物世界，橡树是最大的开花植物，是树中的“森林之王”。植物学家把乔木按高度分为伟乔、大乔、中乔和小乔四等，伟岸挺拔的橡树至少应该归作大乔，一些还应称作伟乔。再者，橡树也不是徒然金玉其外，它自身具有的种种价值，其中任何一点，也绝不会输给同类。如此乔木中的“大家闺秀”，怎么竟蛰居在山村一隅而不为外人所知呢？甚至被视作廉价的标本，劈了当柴填进灶底？

江劲风若不是来象山学校做教师，客观地说，他也不会认识橡树。他当然听说过，也读过舒婷的《致橡树》，就是没见过真正的橡树。及至不仅见了，还为橡树写过《橡树之恋》的组诗并获奖后，他对橡树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说，这叫投缘。工作上、生活上，不管遇到什么烦心的事、痛苦的事，他都要到橡树林里走一走、转一转，让这儿的风吹一吹、理一理，等愁绪顺了，心情舒展了，才像个没事人一样静静地离开。

此刻，他心里正有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乱的缘由是教师节前的优秀人选。他原以为自己埋头奋斗了七年，也耐心等待了七

年，这个名额怎么也该轮到他了，况且校长暗示过，同事们也共同看好他。开学时，教办主任在全乡教联会上的表扬言犹在耳：

“象山学校有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叫江劲风，他到象山学校以后，把全校的英语成绩提了上去，现在学校英语在全乡每次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他天天到后面的山上去读书，整本整本的教材都能背下来。他还自己掏钱买了《英汉大词典》这样的工具书，花二百多块钱买了教学用的录音机。难能可贵啊同志们，他的工资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可是他的心里装着学生，装着教育事业，大家说，要是评先进，不给这样的老师给谁？真要投票我第一个给他投赞成票！”

江劲风当时就坐在台下，激动得脸热心跳，但更多的感觉是有愧，他知道这些事都是校长汇报的，他很感激校长。同时在心里谦虚地说自己做的没有主任说的那样好，不过像大家一样上好自己的课罢了。

谁知道，上好课似乎与评上先进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学校能上好课的人数来数去，也数不到项也非，偏偏这个先进就落他头上了。就在刚才的评优会上，校长给“钦定”的。校长说：

“今天这个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我们班子研究给了项老师，可能有人不服气，为什么是他项也非，自己哪点做的不好？我承认，在座诸位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都为象山学校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一校之长，我得打心里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可是，先进的名额毕竟有限，僧多粥少嘛，我实在没有办法让大家都满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么，我们

就要顾大体，识大局，不能为了一个先进就伤了和气，害了团结。评先进的机会多得是，不要只看到眼前乍把远，要使劲向前看。项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多少年了，不乱发牢骚，不搬弄是非，从来都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确确实实就像一头人民的老黄牛。你们可能不知道，上星期天项老师回家，碰到庄上一户人家失火了，他二话没说就跳进了火海，救了那家的两个孩子，自己差一点……咳，咳，咳，”校长胸腔里的痰正巧翻上来，他只好暂停一下，“项老师是一位救火英雄，树立了我们老师的光辉形象。你们说，先进不给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天理了吗？那以后谁还会去做好人、做英雄？”

大家心里嘀咕：“这奖状可是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啊？”

但是，校长的一番讲话，毕竟有慷慨陈词，有苦口婆心，就是不能全部算是人情入理，谁也不好直接反驳。于是，在一阵沉默之后，这事就铁板钉钉了。

江劲风又想到一个月前。正是暑假里，夜间突然雷雨大作，江劲风的老娘赶忙起来拾东西，不料在雨水里滑倒，胳膊骨折了。到古庙医院治疗，说来也巧，他老娘的舅舅，也就是他的舅姥爷腿骨摔伤了，和他老娘住到了同一个病房。舅姥爷的孙子宋松来探望，江劲风才知道他这位表哥又提拔了，已是邻边乡石湾乡乡长。

老娘脸上带着谄笑的神情说：“表侄，你这高升了，本事是愈来愈大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俺家你表弟你得给拽一把。”

表哥弹了一下手里的烟灰：“表姑，该帮的忙我一定会帮，只是现在想改行已经冻结了，不像前些年我那时候，再说表弟还

是民办身份，没有编制。”表哥是六年前由教师改行的，说话的语气和态度还没完全被官场的做派同化，依然文绉绉的，言辞很恳切。然后，他把脸转向江劲风，“老表，你看在我能力范围内能给你帮上什么，尽管说。”

江劲风挠了挠头：“也没……什么事，我不想改行，就是能改我也不想改。我就是想吧……要能有一张奖状就好了。”他说话有点吞吞吐吐。

表哥宋松踩灭烟头，站起来，看着江劲风说：“我还有会，得走了。你说的意思我明白，再要弄不到奖状，就调到石湾中学去评。我会给你想办法，你可以随时来找我。”说话时，他重重地拍了两下江劲风的肩膀。

现在，江劲风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陷入了沉思：要调到石湾中学去，那是表哥一句话的事，可是他又舍不得离开这里，这里有他喜爱的橡树林，有他喜欢的带着松香味的清新空气，当然还有那些他视为弟弟妹妹的学生。如果还留在这儿呢，学校的做法已让他失望，可能再等上三年五载也得不到他需要的奖状，那转正的希望就只能是继续希望。那么，他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橡树林静静的，连一只鸟的叫声都没有，似乎在配合着江劲风的心境。下午的阳光从树叶间照下来，地面上的影子就显得支离破碎。树荫下没有杂草，一丛丛的都是小橡树。小橡树特别可爱，接近圆形的叶子绿绿的，轻轻触摸很光滑。如果它们不是长在橡树林里，肯定会被误作小槐树。江劲风定定地看了一会，仿佛那些“小槐树”上面写着他正在思考的答案。但是没有，刮来一阵轻微的风，“小槐树”们调皮地对他摇了摇头。他继续在林子里徘徊思索。

快到树林尽头时，他恍惚听见前面传来流水的声音。那里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循着水声望过去，见是一个身着粉红衣衫的女子在小溪里弯腰洗着什么。他脑袋里霎时冒出“浣溪纱”三个字，“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一幅古典的场景跳到了他的眼前。怀着激动、莫名的欣喜和急切的向往，他禁不住走过去，这时头脑里那些乱糟糟的思想一下子遁迹于无形。

也许是流水的声音影响了她的听觉，也许是他放轻了脚步，反正她完全沉醉在清溪的美妙里而不觉。四周寥寥，斜阳脉脉，衬托出画面的安详。这是谁家的女子，在这山野间，在这树林旁，给了他如此美丽的遐想和倩影？

啊，原来是她！是那个新学期刚来报到的“七仙女”！

她叫苏小凡，初二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是怀着浪漫的雅兴来看橡树林的？

江劲风向溪水里看过去，只见苏小凡把蓝色筒裤卷过了膝盖，粉红长袖衫撸过了臂弯，正站在水里洗着什么。露在外面的腿和胳膊，白皙柔嫩，圆润光鲜，加上束在脑后的长发，使她看上去很像一位俊俏的村姑。看到这里，他立刻热血沸腾，感到心跳加速，有一种“微睡的火山”爆发了一般的冲动。一时间他整个人都进入了燃烧状态。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甚至忘记了是谁。他的一切都被烧成了灰烬。

他想象不出，已经见了并且同事了多天的女子，暗地里咬牙看作平常的女子，此刻怎么出落得这般动人？莫非上苍让她，让自己，让这小溪，让这橡树林，在一个美丽的午后，演绎出一个美丽的故事？

但这只能是妄想，一个卑鄙的妄想！他在心里暗骂自己，深